

人情阅尽秋云厚

□史飞翔

张立多才,人所皆知。首先他是一个编辑,主看着《陕西日报》副刊,引领陕西文学,催红发绿,功垂文坛;其次他是一个作家,凌云健笔,摇曳生姿,尤以散文随笔著称,《树荣》即是例证;再次他是一个评论家,思想高远、见解深刻,每遇发言,口若悬河,新见迭出,常能一语中的,一剑封喉。除此之外,张立还有他鲜为人知的一面,那就是他还是一个画家。

自古文人多喜画。苏轼就曾感慨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后世文人也往往将诗、书、画看作是一个人综合修养的体现。古人常讲“衰年变法”,张立却是“中年转型”,从文学转入绘画,实现华丽转身。这一转折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突如其来,但在张立却是一种生命的必然,是水到渠成、花开见佛。

第一次看到张立作画的时候,我大吃一惊。那种墨色的浓重、线条的密集、构图的饱满、虚实的运用给人一种强烈的视

觉冲击。那种苍莽的感觉和空远的意象令人禁不住要在内心打一个震颤。

张立的画是典型的中国山水画。他画秦岭、画野山、画老树、画草木、画云雾缭绕下的房屋村落,纵逸潇洒,气骨浑厚。张立的画无论是布局构图,还是挥墨着色,都显示出极高的才华、天分与功力。这哪里是初学画画的人?简直是一超直入如来境。

观张立的画,气息通达,风规自远,淡逸水墨中透漏出一种“云山苍苍、江水泱泱”的炽热情怀。法由古授,美自我成。张立的画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,以万物为师,以生机为运,山河大地皆入画面。在技法上张立的画重剑无锋,大巧不工。黑白、阴暗、虚实、有无等各种绘画技法张弛有度,拿捏到位,运用的恰到好处。画忌六气,一曰俗气,如村女涂脂;二曰匠气,工而无韵;三曰火气,有笔杖而锋芒太露;四曰草气,粗率过甚,绝少文雅;五曰闺阁气,苗

条软弱,全无骨力;六曰贼黑气,无知妄作,恶不可耐。张立正是因为“随心所欲”,随缘而动,随感而发,行于当行之际,止乎当止之时,所以很好地避免了这“六气”。

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,不仅表现在材料、技法上,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造景和意境上。中国画讲究境界,重在表现“眼中没有心中”;在美学上追求一种“隐”,即“山色有无中”。张立的画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。张立笔下的山水有一种神境,他有一幅画取名《终南风雨》,单就构图讲并无特别之处,但细看之下,那种层层叠叠,郁郁葱葱,静如河水,淡如云絮的感觉,却真是“性灵出万象,风骨超常伦”。另外,张立还画有一幅《空山雨后》,同样让人体会到一种“水流心不竟,云在意俱长”的美好意境。工匠的技法、艺术家的才华,再加上作家的情思,这一切都让张立的画既有视角的丰富性,又有线条的节奏感、色彩的层次感,同时也有一种

“清风出袖,明月入怀”的含蓄的曲直聚散。

有道是:人情阅尽秋云厚,世事经多蜀道平。张立画作所表现出的这种“美”与“意”是与他个人的精神修炼分不开的。张立曾在了一幅画的题跋中这样写道:“暑是不用去避的。世间很多安排都自有深意,热暑天是春与秋的红娘,紧紧地把他们牵在了一起。就像天气的变化。总是晴天,就会变得过于干燥。适时来一两场雨,城里空气湿润的,正适合万物的需求。缺了谁的存在,生活都会乱了套。精于生活之道的人,往往有独立的人格,他能看轻一般人看重的,也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。他知道大暑是不需要避的,其存在也是必然的。在看清一事物时,他知道摆脱;在看重一事物时,他也知道执着。于是,在这混沌的世界里,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”这话可看作是张立的“夫子自道”,读懂了这段话,也就读懂了张立的画。



秋的姿态

□柯贤会

秋是一位舞者,在柔和的风中婆娑起舞,展现着俏皮的倩姿,绚烂地向我们走来,迷惑着我们的双眼。

秋是一阵风,携着太阳的温情,带着月亮的蜜意,爬上山岗,淌过小河,越过枝头,走过草地,与蚩蚩呢喃,与鱼儿亲昵,向大雁招手,对白云微笑,深情款款地向我们走来,全方位描摹着天高云淡,在每个人的眼眸里荡漾着季节的秋千。

秋是一场雨,缠绵绵绵,低吟浅唱,似琴弦抑扬顿挫,如歌声抚慰心灵,她要用那藕断丝连的方式,为夏天的谢幕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,为秋天的闪亮登场来一场精致的彩排。持续的秋雨,让平日里清纯的小溪成为舞女,翻着跟头,跳起探戈;让温柔的江河成为醉汉,发声嘶吼,挥舞醉拳,惊悸起江岸小城阵阵骚动,成为这个季节独特的符号。

秋是一片树叶,从高高的枝头翩然而下,带着对树的怀念,对秋的留恋,对秋的吟唱,化作无边无际的火红与焦黄,在山谷里燃烧。那优美的弧线,在秋风中漫无边际地飞舞,像是神话中公主对将军跳的

最后一支惜别之舞。吟唱着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歌谣,绽放着秋的魅力、秋韵味、秋的灵魂,诠释着秋的美丽、秋的温柔、秋的刚劲。

秋是一朵桂花,枝丫上、绿叶中探出米粒儿大小的桂花,是秋的金童玉女,排排串串,美丽而不张扬,渺小而不寂寞,演绎出一幕幕“繁花似锦”。花蕊中绽出的幽香,弥漫在大街小巷,沁人心脾,直入胸腔,让人在这浓得化不开的花香里沉醉,细细品味这秋天的体香。

秋是一枚果子,黄澄澄的稻谷、红彤彤的柿子、圆溜溜的石榴,顽皮地在秋天的枝头笑容嫣然。天南海北的人们在这个季节里晒出了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、国泰民安;晒出了华夏文明、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;晒出了农耕文化、积淀厚重、璀璨辉煌。“春播一粒粟,秋收万颗

子”,人生何尝不是如此,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一个果子,就是一个生命的轮回。坐在秋的深处,细数那些欢喜与收获,从一颗果子里读取秋天,也就品读了人生的况味。

秋是一轮明月,玉兔生辉,嫦娥舞袖,月亮踩着轮子,擎着灯笼,推开了人间秋天的门窗。繁星如花波及水的中央,一条回家路,荡漾于夜的海洋,月光勾勒着朦胧的山梁,诗兴大发的夜莺,亮起尖嗓,一曲曲歌声伴着梦的故乡,是谁站在秋的窗前,摄人魂魄的情影辉映着深思的月光,恋恋牵牵的私语,翻进芳香四溢的厨房。

秋是一种姿态,像彩蝶飞舞于天地间,像音乐陶醉在心里,像彩绘铺排在大地上,像诗歌萦绕在脑海里,更像浴火重生的禾苗,在秋天里结出沉甸甸的稻谷,顽强不屈地展示活着的姿态!



古城秋色 高博摄

蜗牛尚慢

□陈仓

牛、马、驴、骡崇尚很快更快必须快,越快越好。它们耻笑对方懒惰、愚钝、散漫,速度慢,加速度低,做事磨叽的时候,总拿蜗牛说事,给蜗牛贴上各种污名化的负面标签,造成严重的差评压力。

为洗刷污名,蜗牛发起慢生活运动,推动慢生活流行时尚,它连续推出乌龟、狗熊、熊猫等慢生活典范;同时,大量披露猎豹、羚羊、角马、兔子等长跑健将的健康、寿命、疾病等方面的负面说法。没多久,蜗牛也跻身慢生活典范行列,与乌龟齐名。

寓言

蜀河古镇

□田家声

去旬阳旅游是奔闻名遐迩的太极城而去。其实也就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山城,唯有登上山巅,站立在高高的观景台上俯瞰,太极城才能尽收眼底。于是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怎么造就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八卦太极城,也感念那一弯旬河水弯弯曲曲,弯出了惟妙惟肖的太极图案。神哉妙哉!

欣赏了美丽的太极城,听说不远处有一座蜀河古镇极有看点,于是一行人驱车直奔那里。称蜀河我还以为到四川了,四川简称不是蜀吗?其实不然,不能凭主观臆断想当然,此地还是旬阳腹地,河也是汉江的一段。马不停蹄地在古镇转悠,临街建筑有不少现代化的痕迹,看不出多么幽古,只感觉镇子是款款地落在了汉江边,和丹江边的龙驹古镇一模一样。猜想此地也不过是昔日的一座码头而已,可惜时过境迁,昔日的车水马龙、船帆竞渡的热闹场面早已不复存在。正当我游兴大减,坐在临街古石洞门里歇息乘凉,同游的伙伴在镇子后边的半山腰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呼乱叫,好奇心驱使我移步前往。原来看点全在这里呀,古镇仿佛一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少妇,把自己的身子深深隐藏了起来。后山腰满是清一色的古建筑老屋,或石头砌墙,或土筑墙院,独家独门,旷古深幽。

一个挨一个的幽幽小巷,一律青石条板铺垫台阶,上边青苔遍布,越发显得幽古深远。突然在后山腰发现一个始建于清末的电报老屋,可见早年间这里是辉煌的,连先进的电报机都有,通讯也是超前的。往上,巷右有福音堂,再往上有清真寺、杨泗庙,左拐处建有黄帮贵州馆、陕帮三义庙、湖北帮武昌馆……可见昔日此地是何等繁荣昌盛。

行至前街,感觉街肆有点不伦不类的古代与现代融合的味道,铺面货物琳琅满目,当地土特产应有尽有。在一理发店前与理发师闲聊,问理个发多少钱?答曰:“五元。”可见此地消费不贵,理发如此,店铺的土特产也是价格便宜。做生意当学蜀河人,我想这恐怕是昔日此地做生意的祖辈传下来的生意经。

游毕,肚子早已咕咕叫,去面馆给友人叫了一碗正宗浆水面,吃饱喝足后,别了蜀河古镇,匆匆驱车打道回府。一路上谈兴浓,尽享蜀河所见所闻。

履痕处处

窑洞啊窑洞

□吴树民

而今提起窑洞,一片赞美之声。可是,我的几家亲戚,都在国家有关扶持政策的恩惠中,先后搬到新建的砖瓦房居民点,喜气洋洋,一脸满足,对当年蜗居的窑洞,全无半点留恋。

有一年盛夏,我带着幼小的妹妹去一个亲戚家玩耍。时值中午,亲戚去做午饭,让我俩到窑洞歇息。我俩跑累了,一人一头,躺在铺着芦席、罩深蓝色粗布单子的土炕上。朦朦胧胧中,我觉得身下好痒,起身一看,一群虱子犹如千军万马,顺着粗布单子的缝隙,快速蠕动,爬进我衬衫的虱子,已经粘成了疙瘩。我连忙喊醒妹妹,各自找僻静处抖搂虱子,可是怎么也抖搂不净。亲戚喊我俩吃午饭,我俩推说不饿,赶忙回家。母亲得知情况,小声说:“土窑洞就容易生虱子。”母亲把我俩的衣服换下来,用开水煮了好几遍,才把虱子彻底消灭。从此,我对进窑洞土炕歇

息,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!

工作之后,深秋的一天,我到塬区一个小村辅导一位业余作者,从上午切磋到中午。他让我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午睡,他和家人一起去准备下午饭。这位网友很爱干净,我十分庆幸,铺着粗布单子的土炕上,没有发现一只令人不快的“小动物”。我迷迷糊糊刚刚入梦,突然,有东西落在了我脸上,我下意识用手一拨拉,睁眼一看是一只蝎子,翘着尾巴,出溜钻进了土炕边的缝隙。我睡意全消,瞪大眼睛望着窑洞顶部那一条条细细的裂缝,掉下蝎子事小,如果掉下一条蛇怎么办?突然,又有几疙瘩小土块掉了下来,我忙起身一看,粗布单子上已经落了不少小土块,小土块最大不过像黄豆粒那样,打不疼人,更打不死人。然而,要是掉下一块大的怎么办?正在胡思乱想,网友叫我吃饭,看我盯着土块发呆,笑着说:“没事,没

事。前些天雨下多了,渗水闹的。不过这儿土质好,垮不了!”

我对网友的说法并不认同。我姨娘家原先就在半坡上的土窑洞里,打窑时,选的自然土质特别硬的地方。有一年春天,姨夫唯一的儿子、我的表哥犁地归来,吃罢晚饭,擦洗过后,进入窑洞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,姨夫准备喊我表哥起来犁地,姨夫说娃娃连干四五天了,就让他多睡一会儿。大中午了还没见我表哥起身,姨夫推开我表哥的窑门,突然失声大叫:“牛娃,牛娃!”姨夫顾不上擦洗手,也失声慌忙跑了过来,一看土炕,扶着窑门,一下子软瘫在地,昏了过去。原来,夜里窑顶上掉下来牛头一般大的土块,不偏不斜砸在了我表哥的心口上,表哥被活活砸死……

还有一年深秋,大雨如注,连日不停。县领导带人冒雨到塬区住窑洞的散

户检查,在一个山沟里,看见一位年近古稀老人的窑洞顶已经被雨下透,还有泥水从窑洞流出,顺地流往窑外,大家赶忙劝住在窑里的老人尽快外迁。老人难离故居,县长急了,让同去的人把老人架到自己背上,刚走没几步,窑洞哗地一声垮塌了……

窑洞的土质再好,生活中也有诸多不便,水、电首先都难以解决。近些年,国家动员住窑洞的农户搬迁到由政府统一设计建造的新农村,一排排瓦房平地耸立,水电齐全,道路宽阔,十分气魄。大家纷纷从窑洞搬迁,虽说新房没有窑洞那样冬暖夏凉,却是十分安全的,再说冷暖问题可以安装空调解决。没听说过有谁反对,我姨夫一家,也成了新居民点的一员。我见过陕北等地有些高档的窑洞,窑洞内外全部用石头或砖头旋箍着,既保持了冬暖夏凉的特色,又解决了四季安全的担忧,只是造价不菲。